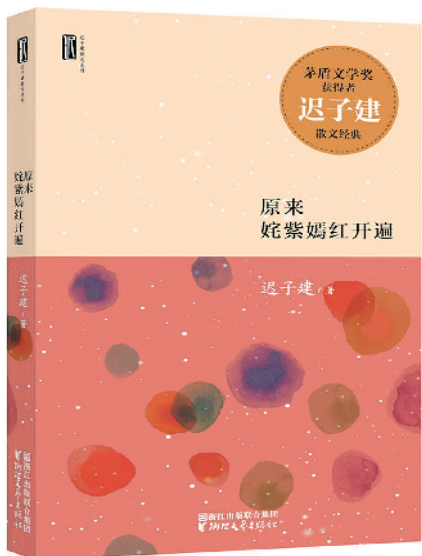


# 温柔而理性的执守



透着清香的树,烂漫的山花和飞起飞落的鸟儿……在春的簇拥下,我欣然打开了迟子建的《原来姹紫嫣红开遍》。

谁说春色不忧伤?是迟子建的《原来姹紫嫣红开遍》里颇让人触动的一篇。目录里看到这个篇名,我的心不由得一紧,就连翻书的手也跟着微微颤动。直觉告诉我,这忧伤的春色与过往有关,与爱有关。“我没有采花,因为以往采回的野花,会放到床头桌上,照亮两个人的梦境。”看到这里我已泪眼婆娑,物是人非是生活中沉重的一笔,这样的伤痛也让文字愈发深刻。别离和失去,让原本灿烂的春光暗淡凄冷,曾经可人的野菜野花、庄稼和牛羊,都变成了如今泪眼中的灰色。

而当我还沉浸在忧伤的春色里时,作者笔锋一转——“我想一颗依然能感受春光的心,无论怎样悲伤,都不会使她的躯壳成为朽掉的木。”纵使爱情的春光抽身离去,生命的春光依旧闪烁!只要我们心里住着春天,吹绿了山的春风,染红了花的春雨,一定也能温暖我们的心,它可以是冰雪一点一点

化开的恬静,可以是千树万树萌发的欣喜,也可以是根芽萌发时的拼争和勇气。

迟子建从极北的春天起笔,写春却也不尽然是春天。全书分为《原来姹紫嫣红开遍》《斯人独憔悴》《是谁扼杀了哀愁》《假如鱼也生有翅膀》四辑,有对极北天气的礼赞,有对童年往事的怀想,有对创作生涯的回望,也有对社会现象的臧否。

好的文字能让人产生共鸣,还能带给人力量。在迟子建对年货的回忆里,我也找到了一些相似的记忆——腊月的忙碌,除夕夜的欢腾,还有对那些一去不复返的时光的怀想。对于过往,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,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”的无奈和哀伤,在一路走来的磕碰中也多少感受到过。好在繁华落尽,我心存余香,像作者一样,便是身处极寒之地,也要勇敢地幻想春天。

她一面用温婉的文字描绘时间行走的轨迹,最初它是墙上的挂钟,然后是日历、手表,到现在的电脑、手机,时间如繁星一样到处闪烁着,也愈发匆匆;一面又理性地告诉我们,挂

钟上的时间只是时间的一个表象而已,只要我们在行走,时间就会行走,拥抱时间才能享受生活。

对于写作,迟子建是理性而不失温柔的,她这样表达自己对文字的向往——居于凡尘,却又每时每刻向着让笔触企及日月星辰,企及逍遥的寒彻。这个世界演绎了许多生生死死,悲欢离合的故事,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,在思想驰骋的尽头,诞生了另一个全新的世界。就像她说自己最早的启蒙文学不是唐诗宋词,而是童年那些质朴而又奇诡的故事。这一点我是有所感触的,在我羞涩提笔之初,我的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我的家乡——母亲蒲扇下的故事,祖父在田地里辛劳拱着的脊背,乡人齐心使劲喊的号子,还有那些青砖黛瓦、袅袅炊烟、夜空星辰、蛙鸣鸟叫……

迟子建断定多数作家是依赖于心灵的激情而成就自己的,这在她身上也得到了证实:她察觉到自己常常沉湎于一种又一种的故事设想中,有意无意地制造忧伤,并且从中感受到一种美丽。虽然我才尝试提笔,但这样的感觉有时也会悄悄在心底生出,以物喜也以物悲。我不能确定这种“多愁善感”是好是坏,可我庆幸自己拥有富余的情绪和敏感的内心,去描绘生活的形状,去感受生命的重量。

在迟子建的眼里,那些不经意间写就的文章,就像居室钵钵里的野草,生机缭绕,带给她无限的感动和遐想。我也希望在这复苏之际的春色里,属于我的那盆野草也能吐露新绿,在穿透阴霾的阳光下,在凉薄而喧嚣的尘世间,率性自由地生长。如若可以的话,我也“愿将这样的野草,捧给亲爱的读者”。

(郑雯斌)



## 《纸上低语是故乡》出版发行

近日,著名作家、学者、金石书法家毛晓春纪实散文集《纸上低语是故乡》由天津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。该书是毛晓春多年散文作品的集大成者,从作品中能够看出其对故乡的深厚情感,也能领略到他对渭河流域人文风俗进行的大跨度提炼和描写,堪称是一部渭河流域的风俗画卷。

鲁迅文学奖获得者、山西作家协会副主席李俊虎在该书推荐语中说:“毛晓春先生笔下的那些寄托乡愁的乡村物像,我也曾反复书写,只是他走的离故乡更远,情结更深,他的文字让所有失去故乡的城市人重温了精神家园,堪称一部用散文形式写就的西部乡村生活风俗史,具

有文学和志书的双重价值。”

陈涛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:该书共分三部分,分别是乡愁、乡情、记忆,总计五十余篇散文。毛晓春先生偏爱短章,所以这些文章也多是一两千字的短文。从写作时间而言,这些文章的时间跨度大,既有九十年代初期的作品,也有当下写就的。这些作品虽然分属不同的时间,但其内核终究离不开一个“情”字,毛晓春先生在书中所透出的“情”真挚而热烈,不掩饰亦不做作,读来触动颇深。我在《我家的土炕》《故乡的杏树》《换粮》等作品看到的是苦难如何将一个年轻人推向坚强与成熟;我在《写给父亲、母亲》《我要在温爸坟头种香蕉》

等作品看到的是亲情之于一个年轻人的滋养与教育;我在《他,永远是农民的儿子》《中学时就背你的诗》《霍老,这事我办好》等作品中看到的则是一个年轻人对前辈学者发自内心的坦诚与尊敬。也正是由于这份真挚与热烈的“情”,将一份本应独属个体的乡土记忆与生命体验具有了强大的感染力,我们也更加熟悉、了解了毛晓春先生。

毛晓春,笔名雨枫,甘肃天水人。毛晓春的金石书法作品,既有文化底蕴,又有着自己的艺术特色。据悉,该书将在作者的家乡甘肃天水及北京举办读者见面会 and 作品研讨会。

(据新华网)



## 《36岁,人生半熟》

作者:宽宽  
出版: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这是一个人即将步入中年时的自我反思和发现。27篇随笔篇幅短小而论述入里,有作者寻找自身生命方向之际的刹那体悟,亦是其人生哲学的阶段阐述。质朴静美的文字,以简单包容复杂,以天真启示世故,流淌“人生半熟”之美。



## 《食为天》

作者:王族  
出版:人民文学出版社

本书记录了作者在新疆生活二十年所见过和品尝过的当地特色美食,包括新疆最具民族特点的烤羊肉、烤包子、手抓饭,以及各民族在游牧生活中就地取材的和发明创造的极富营养的食品,也包括新疆当地最受欢迎的水果、物产等,以及一些物种的来历,在历史上的记载,与历史、民族文化的关系等。作品语言平实,皆为作者亲身经历或品尝,非常引人入胜。



## 《我心归处是敦煌》

作者:樊锦诗口述、顾春芳撰写  
出版:译林出版社

樊锦诗是我国文物有效保护的科学探索者和实践者,长期扎根大漠,潜心石窟考古研究,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、隋、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,被称为“敦煌的女儿”。本书是她首度直面读者,亲述自己不平凡人生的著作,收录了一批从未公开过的资料,展现这位传奇女性的志业与爱情、困境与坚守,深度解读敦煌艺术崇高之美。



(文图均据新华网等)